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氛围小说

FENWEI XIAOSHUO

萧红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萧 红

氛围小说

锡 庆 选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贺琴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华均绥

萧红 氛围小说

锡庆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5 字数 116,0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5,001-9,000册

ISBN7-5321-1410-4/I·1110 定价:10.00元

序

锡 庆

萧红(1911—1942)的一生太短暂了!只活了三十岁多一点,短得就像是“短篇小说”一般。

但萧红无疑是一个天才!就在她这短暂的一生里,就在她这短暂的有效“创作期”(1933年4月《弃儿》是其“处女作”,1942年1月《红玻璃的故事》是其“遗述”)里,她不仅完成了三部中、长篇小说:《生死场》、《呼兰河传》、《马伯乐》;三十多篇短篇小说:《黄河》、《北中国》、《小城三月》等;两部戏剧:《民族魂鲁迅》、《突击》;几十首诗:《可纪念的枫叶》、《苦杯》、《春曲》等;还发表了数量众多的散文名作:《回忆鲁迅先生》、《商市街》等,这上百万字的各体创作带着她疲惫、多病、伤痕累累的坚韧与勤奋,映着她曲折、坎坷、顽强自立的纯真与赤诚,不仅证明了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一位杰出的天才女作家,而且也证明了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的非凡“眼力”——鲁迅从《生死场》中看出了萧红在创作上的巨大潜力,意识到这是继冰心、丁玲之后将会崛起升起的一颗女性希望之星!当然,萧红毕竟去世得过快、过早了,她如果不是这样像夏夜的流星一样仅以璀璨的一闪划过黑沉的夜幕,留下回味无穷的灼目光华的话,她的成就、地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

对于萧红的研究显然还比较薄弱。

不错,《生死场》这个中篇由于鲁迅先生《序言》的首肯已被论者普遍接受,它的确奠定了萧红在创作上的坚实地位;但《呼兰河传》呢,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实在是开创了一种地方“风情、文化”小说的新写法——它不是人物“自传”(只是带有一些“自传性”罢了),而是为“呼兰河”这个独特又典型的“地域”文化生态、民风民情作“传”,这在当时的小说“文坛”上是一个带有“先锋性”的新颖独创!《马伯乐》这个长篇尽管没有最后完篇,但在萧红的全部创作中是一个偏离了“常规”写法的“例外”,也可以说是一次创作的“冒险”——萧红大约自己也深知她既少老舍的“幽默”也更乏鲁迅的“深刻”,但她为什么不问后果、不计成败地要去甘冒这个“风险”呢?没有别的原因:她要师法鲁迅,像《阿Q正传》“画出国民的魂灵”那样,她也要以自己的笔墨画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半“中”半“洋”、奴性十足的“现代国民的魂灵”!小说不能算是多么成功,但在这里,萧红表现出了

多么非凡的真正艺术家的巨大勇气！至于短篇小说的研究就显得更为薄弱了。其实，由于思想、生活、艺术表现力的种种制约——对于一个年仅二三十岁的年轻女作家，这中间还两次怀孕、分娩，除了婚姻不幸外还经常处在“饥饿”之中，一直体弱多病——我个人认为：驾驭中、长篇小说，萧红的确功力有所不逮（特别是在艺术结构上她魄力、组织力都显不足：辗转流徙的动荡生活自然也加重了她这个缺欠），但她的短篇小说创作是操纵自如、游刃有余的！从艺术上看，萧红的短篇小说实在是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很多篇什构思精巧，技法娴熟，堪称“杰作”，特别是到了后期简直是达到了随心所欲、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这里，从萧红三十多篇短篇小说中依我的“眼光”选编了十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佳作。我想先逐篇地加以介绍，然后再总括地谈谈她短篇创作的特点等。

《王阿嫂的死》，过去一些研究者曾认为这是萧红创作的“发端”。现在已经查明：《弃儿》才是她的“处女作”。但《弃儿》带有“自叙传”色彩，社会意义远不如这一篇来得强劲。所以，以此篇作为短篇的“领起”，看来似乎更为合适。

这是一篇社会性浓重的悲剧小说。女主人公王阿嫂死了丈夫——她丈夫“王大哥”蒙冤酗酒成疯，活活被地主差人纵火烧死；她身怀六甲几乎是在田地“爬”着为地主家“流汗”、卖命，午间稍一喘息时被地主狠踢一脚，伤了胎气，生

产时母子俱亡——这样，连先前她已死去的三个孩子，到这时彻底地家破人亡！她领养的一个天然的“小流浪者”七岁的小环姑娘也有一本“血泪账”：其父早死；其母被地主儿子强奸后气愤身亡；她在其姑、姨家短暂“流浪”后不得不到地主家乞食并横遭打骂；刚刚得到了王阿嫂的温情母爱的她，现在又得零汀飘泊……在这篇作品里“佣工”们（贫雇农）尚未觉醒。他（她）们像风吹偃了的小草，随风俯仰，难以挺立。整个作品充满了忧愁、悲哀、凄苦、无望的氛围。但作者的“倾向”又是很鲜明的，她把神圣的同情、友爱显然放到了那些只有“简单而不变化的名字”（尽是些“公共的名称”）的“佣工”们身上。

《夜风》比《王阿嫂的死》大进一步，是一篇精炼、精彩的觉醒小说。

为地主家洗衣糊口的寡妇李婆子和她的儿子放牛娃长青，在事实的教育下，摆脱了“忠”、“义”思想的束缚终于觉醒，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打倒了欺压贫苦农民的地主阶级，做了自己生活的主人。

这篇小说选择了“非凡”的视角——它正面从张姓“地主宅院”切入，形象描绘了这个陷入群众斗争汪洋大海里的一片“孤舟”、一座“死堡”的六神无主、心惊肉跳。老地主婆抖动“小棉袄”的动作正说明了情势的“险急”。在《夜风》里这个地主婆“老祖母”的虚伪、歹毒，张地主及其众兄弟的阶级本性，都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刻划。小说的生活容量是惊

人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个进程都“具体而微”地浓缩在这“咫尺”的画幅之中了。

《哑老人》短而别致。萧红在这里把摄像的“镜头”移向了城市底层生活最寒伧的一角。荒凉的街道。萧瑟的秋风。三位老人，都是乞丐。其中一位，半身不遂，又聋又哑——他就是小说的主人公“哑老人”。哑老人的儿子死了；儿媳妇改了嫁；靠着在工厂做工的孙女小岚接济吃食，苟活性命。就因为小岚每天回家两次（给爷爷送饭），竟被工头毒打而死。而哑老人也因吸烟掉下的火星引燃草帘被火活活烧死。这是一幕最悲凄的惨剧，活画出了旧中国底层群众的真实人生。小说的笔墨是精练的，除了小岚不多的“独语”外，作品几乎像是一出“哑剧”。萧红在这篇创作里颇有意识地锤炼了她“雕塑”人物的出众才能。

《手》，是一篇动人的杰作，充分显示了萧红的创作个性。

她不再过于着重“情节”的编织、“故事”的讲述。她把创作的重心转向了人物“性格”的刻划、环境“氛围”的再现。

染缸房染匠的女儿王亚明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城里上中学。因其双手是“黑”的、卧具不整而备受歧视：校长、舍监、阔小姐，甚至门役都刁难、羞辱她，给以颜色。她忍辱负重，发愤读书，但终因基础较差、英语不行而不让她参加考试，并令其退学回家。她（王亚明）和一班师生的“对立”，实质上

是“贫”与“富”、“下等人”与“上等人”的阶级对立。《手》反映了穷苦的劳动者对文化、知识的精神渴求以及富有者对文化、知识的蛮横垄断。在那样一个不公正的社会里，政治的统治和文化的垄断总是相互伴随的。维护这既成“秩序”的最好办法，就是让“王亚明们”永远“愚昧”下去！

《手》的取材是极为寻常的，但作家在这“寻常”生活中发现了并不寻常的“意义”——这正是萧红高明的地方，也是《手》的深刻之处。

用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大大加强了小说的真实性、逼近感；不“温”不“火”、逐层展开的叙述“节奏”，使得小说舒缓有致、沁人心脾；最见精彩的当推“氛围”的渲染，冷漠乃至冷酷、轻视乃至鄙视、取笑乃至恶作剧的凛冽气息使人倍感压抑。

《手》已经标志了萧红短篇的成熟。

《牛车上》构思的巧妙令人击节称绝！

五云嫂在牛车上讲述了她丈夫姜五云因当了逃兵（而且是个头目）而被“就地正法”的事情。作家在这里——在弹丸之地的“牛车上”——以有限的局促“空间”讲述了一个相当“开阔”的故事。这表明：作家真正吃透了短篇小说“短”与“小”的文体特点，在“短小”中求阔大，在“有限”中求无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短篇”的体裁优长。

《牛车上》叙述的技巧是颇高明的：第一人称套第一人称；人物的心态、动作表达得活灵活现；场景、氛围的描绘历

历如在目前。

和《手》一样，这两篇小说都是散文化小说。

《朦胧的期待》写在《黄河》之后，但发表略早，表达了“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整个民族的一种“典型情绪”，所以将其调前还是有道理的。

这篇抗敌小说写的是：长官的卫兵、“特务连”的金立之要上前线打仗去了；女仆李妈（金的心上人）想在分别前和他说点“体己话”而未得。作品通过洗裹腿布、买烟、赠钱（一块钱）等细节描绘，表现了李妈“朦胧的期待”——打胜仗，回来成亲、安家，过好日子。

这种“期待”，虽然“朦胧”却又非常“实在”，反映了当时亿万民众的一种普遍心理情绪，使这篇短作蓄满了健旺的时代精神。

《逃难》在萧红的短篇创作中独具一格。

在风格上它和长篇《马伯乐》极为相近。是女作家全部短篇创作中仅见的一篇讽刺、幽默小说。

主人公叫何南生。原来只是个小学教员，抗战间由南京逃难到陕西靠着朋友的关系才当上了中学教员。他一向反对中国人，好像他不是中国人似的；再有，就是他稍遇困难、危险之事立即“对全世界怀着不满”，并惊慌失措，常说：“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哪……”他挂着“抗战救国团指导”的头衔，发表着“誓与潼关共存亡”的讲演，实际上却挤上了开往西安的火车并决定“一去不回”，溜之大吉。挤火车时，他携太

太、带儿女以及锅碗瓢盆、坛坛罐罐，甚至字纸篓、旧报纸、洋蜡头、细铁丝等等（光旧报纸就带了五十多斤，以备取火烧饭！）终于，他逃上了火车到达了西安。“还好，还好，人总算平安。”这是他惊魂稍定时所说的话。他本来还想说“到那时候可怎么办”的——不过这次却没有说。

《逃难》画出了与金立之、李妈等迥然不同的另一类“中国人”的嘴脸和魂灵。小说的文笔并不犀利，但“婉而多讽”。这对一个女性作家来说已经颇为不易了。

《黄河》，是几篇抗敌小说中写得最具气势，最有力度的的一篇。

一个中国作家如果没有观察、表现过黄河，那肯定是一种缺憾，一种不幸！萧红是幸运的。作为一个极富画家素养、敏感气质的女作家，萧红在面对中华民族发祥的“摇篮”、精神的“象征”——黄河时，一下子就抓住了它的特征和神韵：

“黄河的惟一的特征，就是它是黄土的流，而不是水的流。”

“悲壮的黄土层茫茫地顺着黄河的北岸延展下去，河水在辽远的转弯的地方完全是银白色，而在近处，它们则扭绞着旋卷着和鱼鳞一样。”

就是在这样略显悲壮、苍凉的廓大背景上《黄河》为我们上演了一阙慷慨激昂的活剧：“阎胡子”运载面粉的大船上上来了一个“八路”。这位豪爽嗜酒的彪形大汉“船主”和

新近丧妻赶着归队的“八路”很快成了朋友。“俺家那边就是游击队保卫着……都是八路的，都是八路的……”当这位“阎胡子”船主得知这位“八路”士兵就是赶往赵城时，这位家住赵城的“船主”真正地高兴、激动了！他原是山东人，黄河发水时死了双亲；带着老婆跑到关东，不想关东又成了“满洲国”；没办法，只能投靠叔叔来到了山西赵城，租种了两亩地，还靠着这破船“穷跑腿”；现在，战事又起，他正为妻儿的性命担心、记挂……船靠岸了，他又在小饭铺请这位“八路”吃饭。他想往家里捎去他“平安”的话。

但捎句“平安”话显然不是最重要的。

“站住……站住……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

“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

这是篇末临分手时“船主”和“八路”的对话——在这里所表现出的对未来的“憧憬”，才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黄河》在萧红的小说中是独放异彩的！它表现了抗日前线上“八路”的奋不顾身、以“抗日为先”的英勇精神，反映了“八路”和民众休戚与共、心心相印的血肉联系。

《后花园》是独特的。它表现了小人物“几乎无事的悲剧”。

为主人经管磨房、打梆的冯二成子出身贫苦，三十多岁仍未成家。他因接触了主人家的女儿而开始“怀春”，却没有丝毫的勇气，眼巴巴送别了她远嫁他人。后与王寡妇

结合。不久，妻儿俱亡，主人也死了，又只剩下了他孤身一人。

小说没有什么情节、故事。有的只是平淡如水、永远不变的孤寂、乏味的生活——就像是磨房的“磨道”那样，永远只是单调的重复。主人公冯二成子懵懂无知、辛苦麻木，不知道为何而生、为何而活——就像后花园那些“花草”一样，随时序更迭而自生自灭。

萧红对“冯二成子们”（王寡妇等也显然一样）是怀着“大悲悯”的。她同情他们，怜爱他们，提出了“是谁让人如此”——把人生下来，并不领给他一条路子，就不管他了——的重要问题。

《后花园》写出了更为深邃的“人性”深度，更为本质的国人“生存状态”，是一篇具有“启蒙精神”的平凡人悲剧小说。

《北中国》可谓短篇珍品。中国现代历史上这场震惊了中外视听的“皖南事变”如此迅速、又如此深刻地在小说艺术中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再一次证明了萧红的敏锐——惊人的政治与艺术敏锐！

大事件需要有大腕力。

耿振华参加革命打日本去了；耿大先生、耿母在家里挂念着儿子。叫人绝对意想不到的：儿子竟被中国人无端杀害了——这里暗写着“皖南事变”。结果，耿大先生疯了，反复不断地写着毫无希望投递出去的“信件”。信皮上总是这

样写着：

大中华民国抗日英雄

耿振华吾儿 收

父字

耿大先生是“爱国”的。是崇敬“抗日英雄”的。——这也正是萧红的立场。她在选取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作为小说题材时，再一次娴熟把握了“短篇”的文体规律，以“侧写”的高明手段铺染了浓重的悲剧“氛围”，表现了大气大度的艺术腕力。

萧红最后的短篇《小城三月》是一篇内容凄楚、情调高雅、文字婉丽的幽美小说。

从《后花园》起她的短篇创作已经是“炉火纯青”了，这一篇《小城三月》尤见精彩。

小说写的是“翠姨”的故事。翠姨是一个娴雅端庄、惹人怜爱的姑娘。她来到“我”外祖父家里，接受了时代文明的新鲜气息，身心都悄悄发生了可喜改变。她想上学读书。她想自由恋爱。她想走向社会。在“小城三月”里，她对“我”的一个表哥萌发了恋情。但家里给她订了亲，强逼她要走一条千百年来女性所走的习惯老路。她挣扎着、抗拒着、拖延着，忧郁成疾，终至病亡。一个在“春光”里滋润孕育、含苞待放的蓓蕾还没有来得及开放就在又一度“春光”来临时匆匆凋谢

了。

《小城三月》是一个没有爱情的爱情故事。翠姨是坚韧、执著的，她追求美好的婚姻和理想的人生，不自由、不自愿则毋宁死！她以自己的生命陨落证明着“小城”在“三月”里的觉醒。

这个小城故事是由“我”娓娓道来的。“我”并不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相反，常出以静观默察、客观纪实的明智态度和“婉叙”笔墨——这种让倾向从场面、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节制”艺术充分表明了萧红的练达。散文化的优雅笔致和翠姨的优雅风度因内符外、异常契合。封建传统势力在温情脉脉的“亲情”面纱笼罩下依旧冷漠“吃人”的罪恶本质被再现得淋漓尽致。

在上述逐篇地简括缕析了本书遴选的具体作品之后，我们现在可以对萧红短篇创作的“总体风貌”做一点评说了：

一、萧红的全部创作是和她所生活、经历的特定时代密不可分的。她的小说创作——特别是其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在阶级与民族双重矛盾挤压下底层民众的挣扎及抗争；“七·七事变”后抗日前沿及大后方军民英勇抗敌风貌与斑驳人生世相。

这个时代是风云激荡、可歌可泣的。萧红的作品勾画出了这个时代的“眉目”，显现出了当时“活中国”的姿态与魂灵。

时代孕育了萧红。时代成就了萧红。

她是这个悲壮时代出类拔萃的好女儿。

二、萧红的全部创作都是在鲁迅先生的影响、关怀之下进行的。

鲁迅先生对萧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最关键的深刻影响还是“为人生”、“画魂灵”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及创作精神。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相当敏锐而精辟地指出的萧红小说的若干特长,如“细致的观察”、“越轨的笔致”、哈尔滨“略图”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等,特别是“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这段论述,不仅对萧红此前创作是一个“总结”,而且对她日后创作是一个“开启”,充分体现了对萧红“现实主义”创作的肯定和张扬。萧红此后的创作是一直沿着鲁迅的这一指引深化着、前进着的。

是鲁迅发现、栽培了萧红这棵“新苗”;而萧红则延续、扩大了鲁迅的“生命”。

三、萧红的短篇小说有两种类型、两种写法。一种是所谓“倾向”小说,如《王阿嫂的死》、《夜风》、《哑老人》、《朦胧的期待》、《黄河》、《北中国》等;一种是所谓“氛围”小说,如《手》、《后花园》、《小城三月》等。

两类小说,两幅篇墨:“倾向”小说较看重故事情节;注

重反映底层民众在“生死场”上的挣扎、苦斗，时代“眉目”较为显豁、清晰；主题指向也较明朗、强烈。“氛围”小说则不同，它更看重“人物”塑造；常以散文的亲切态度、娓语笔调真实地叙写日常生活的琐细事件，铺染出普通“小人物”悲剧命运的浓重氛围；主题意向也较为朦胧、多义。

这两类小说各自贯穿了萧红短篇创作的始末：“倾向”小说从《王阿嫂的死》起始到《红玻璃的故事》终结（这篇“故事”由萧红口授、骆宾基记写）；“氛围”小说从《弃儿》发端到《小城三月》收笔。这就明白证明了这两套手笔、两种格调作品在事实上的成立。

这两类小说平行、交错地向前发展，使得萧红的短篇于单纯之中见出繁复，于激宕之中显出淡雅，给人以参差变化之美感。

四、萧红的“倾向”小说受到现今某些“批评家”的非议。“非议”的主要之点在于：这些小说“功利性”过强，“倾向”过于鲜明，不够那么“纯文学”。我个人认为：这种批评不够了解中国的“国情”，也不尽符合萧红作品的“实际”，是有欠公允的。事实上，萧红的这些“倾向”小说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的，是那个特定时代现实状貌、人物命运的艺术“再现”。萧红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和历史的“书记员”，她的“真诚”使她不能有丝毫的躲闪和偏离。“生活”，现在不是“纯”文学的，那时则更不是！对一个有立场、有操守的“为人生”的前进艺术家来说，对之提出“纯”文学或“纯”艺术的